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十八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喪服小記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注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疏正義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也注正義曰案士虞禮虞於寢又案檀弓云明日祔於祖是祔於祖廟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注徒從也所

從亡則已音義不為干偽反下妾為君注大夫為庶子同疏正義曰此經論已之事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為後同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注如要經也音義去昌起反下去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小并注同經大結反要一遥反下文要經注上至要皆同如要經之義經殺者案喪服傳云首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要旱旱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經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

統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注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要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

喪不能變也

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哭皆於其次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賔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

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音義如不知姓一本無知姓二字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皐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注正

義曰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
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絰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
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
同絰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
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葛皆兼服之絰皆者皆上二事
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
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
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

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葛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兼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正義曰知經帶大小如此者案喪服傳云苴經大搹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經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經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經帶同故云經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苴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

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絰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約子餘分以為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也皆者皆上二事也者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間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

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薫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注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音義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三月而后卒哭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

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音義 偕音皆令力呈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云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為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

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注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祥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為文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注祖不厭孫也大夫為庶子大功音義厭一妾反徐於豔反下文注皆同大夫不主士之喪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

子一等兼不為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夫降其庶子故為其庶子不為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恩不能及音義為于偽反下其妻為母之為妻禫為庶母為祖庶母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為慈母之黨服此慈母即是喪服中慈母者父雖命為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為恩所不及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注以不貳降音義降一本作

隆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来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相及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案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疏正義曰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為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

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為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注録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音義見賢遍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無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

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宫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經同居雖共居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别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爲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䟽正義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也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鄉南也鄉南爲主以對荅弔賓注正義曰案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案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

祔葬者不筮宅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音義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遥反後昭穆皆放此間間廁之間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注人莫敢卑其祖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者此謂祔祭也

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為大夫士者也其妻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不為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後別釋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

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宗子母在為妻禫注宗子之妻尊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别而言之則杖有不禫

禫有不杖者案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没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注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

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為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為庶母後也為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為庶母後則亦可為祖庶母之後故云為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已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為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注正義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註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

者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為子母也云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者庾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為適母後者故云即庶子為後謂為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令命之為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云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為慈母後義令起此妾為後之文也然緣喪服為母而起命二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已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已妾既可為慈亦可為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已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注自所為禫者也音義為父母于偽反注自所為下文則為其母子為妻下注恩為已為之變為今死者皆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鄭云自所為禫者此一人

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為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注正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公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之為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為仲子之後故成之為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為注此明不

得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音義冠古亂反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絶今來為後殤者之人而以殤者之為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正義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者既不為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是據已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

如子為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為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為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思故據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内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

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経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為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為其祖曾若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言為是

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為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下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為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麻屨以表恩無不同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注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漑祭器也音義濯大角反漑故代反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音義縞古老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為小祥也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祥之尸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須潔而視其洗濯也皆要絰杖繩屨者為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未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執事

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賓故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来曏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注正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注妾子父在厭也庶子

不以杖即位注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音義下適戸嫁反下丁歷反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音義伸音申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宫者也若異宫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為服外故微奪之耳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

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為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於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子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父不為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為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為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冢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即位

言即位如依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耳答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姑爲妻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注君爲之主弔臣恩無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注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

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曰弔已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為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檀弓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注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案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

面拜而後稽顙故識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純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絰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是殯乃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音義養羊尚反 惡烏路反 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

成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注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各依文解之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者不喪服為已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已之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遂以主其喪者疾者既死無生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非養至喪服者此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而死時來為主此主雖自有前喪之服今來為主則不易已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為新死者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者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已之喪服也若養卑者不變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注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

時雖養死不得為主今死得為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云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為主既不得為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者素猶本也本有喪服有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為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

親於死者不得為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有其親來為主謂親族也前云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己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音義適丁歷反下戶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云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注正義曰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注親質不崇敬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為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不攝大夫者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也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若宗子為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

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為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来弔雖非時亦為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為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為免如君故明之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注多陳之謂賔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音義省所領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賔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為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

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注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甸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屬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注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

者鮮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猶來為下文為出母為夫杖同疏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疏正義曰熊氏以為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注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者

經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義之服故明之云服斬也以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者鄭以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客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爲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爲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爲兄弟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服斬異於尋常案下雜記云外宗爲君大夫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爲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譙周亦以爲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注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為經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音義澡麻本又作璪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詘邱勿反澡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上時掌反糾居黝反徐居糾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

疏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為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絰下又屈反絰上故云屈而反也屈絰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注正義曰謂合糾為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

婦人帶牡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云澡率治麻為之者謂戞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獨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謂舅姑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妻為大夫夫夫為

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音義 從才用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之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者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為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為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注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注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注姑不厭婦母為長子削杖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已也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姑在為夫杖者

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
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
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
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
使不杖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為主則亦厭婦明
令姑雖為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
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
主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
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
能病也是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
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
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
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
故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
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
必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

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為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為夫杖小記云母為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子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注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為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

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既葬而不報**

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音義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注小功以下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人君為母下文為之小功皆同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注墓在西郊之外音義比必利反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

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音義**絞古卯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之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遠葬者謂葬在四郊郊外遠處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者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絰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絰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已君之來皆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已君來弔主人著免則

親者亦免可知也注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有故不得疾虞者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矣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為弔者以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為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為弔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注殤無變文不縟冠玄端黃

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音義朝直遥反下文同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注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

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未純吉祭服也者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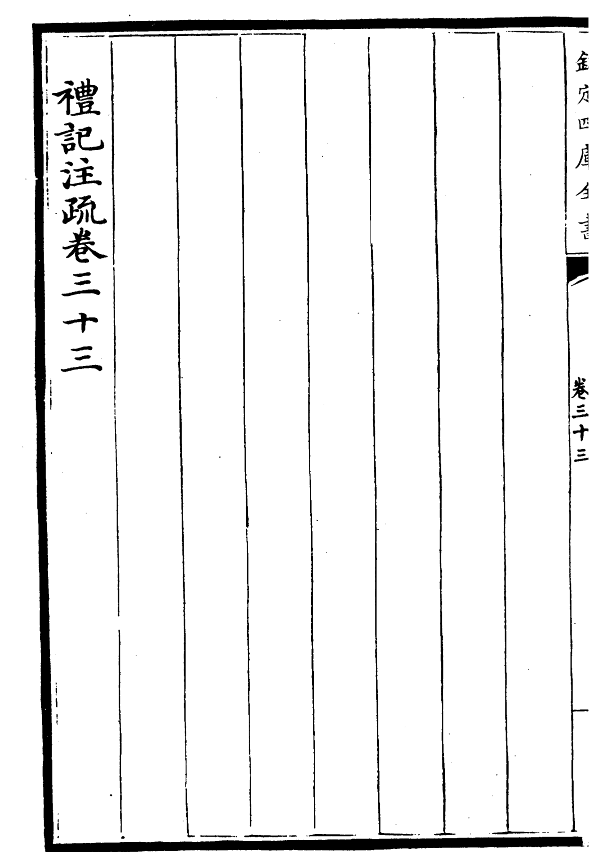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

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經於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為踊故袒既畢襲經於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經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經於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於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為東序東經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為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

在家也注正義曰凡奔喪者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為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疏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服庶婦小功而已注正義曰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為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

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癈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為後者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考證

杖大如絰注如要絰也○臣召南按有首絰有要絰鄭恐人認為如首絰故明之

除喪者先重者疏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按文義祇當云不受輕服以字衍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注其餘及書銘則同○臣召南按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賈疏云士長三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

長一尺䋣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檀弓孔疏引之則周制銘之尺度不同以復辭不同例之則其書銘亦應不同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臣召南按舅姑即夫之所生父母也仍稱舅姑者其辭窮也猶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期亦仍稱父母也

疏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按子出時謂子出繼時也

為慈母後者○王氏曰為庶母為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為後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顧炎武曰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有為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為後則以為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為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

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為殤後者哉臣召南按鄭此注非是當云為殤後者即以為人後之服服之此指天子諸侯及世卿大夫承幼主而為之後者不可以尋常之殤例之不然既名為殤必無有為之後者也顧說可謂確當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疏庾云謂昔主要記○臣

召南按庚云之下似有脱文以下文推之則觧主喪者以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孫承重為祖即庚蔚之說也盧植謂其子孫皆不除則失之過蕭望之獨謂子則失之不及故皆不如庚說也昔主要記四字亦必有誤

庶子不以杖即位注下適子也○顧炎武曰古之為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為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又曰夫為妻杖則其

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為長

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父不主庶子之喪疏故大夫降庶子為其孫不降其父

也○臣召南按當作而孫不降其父也而字譌為字

又衍其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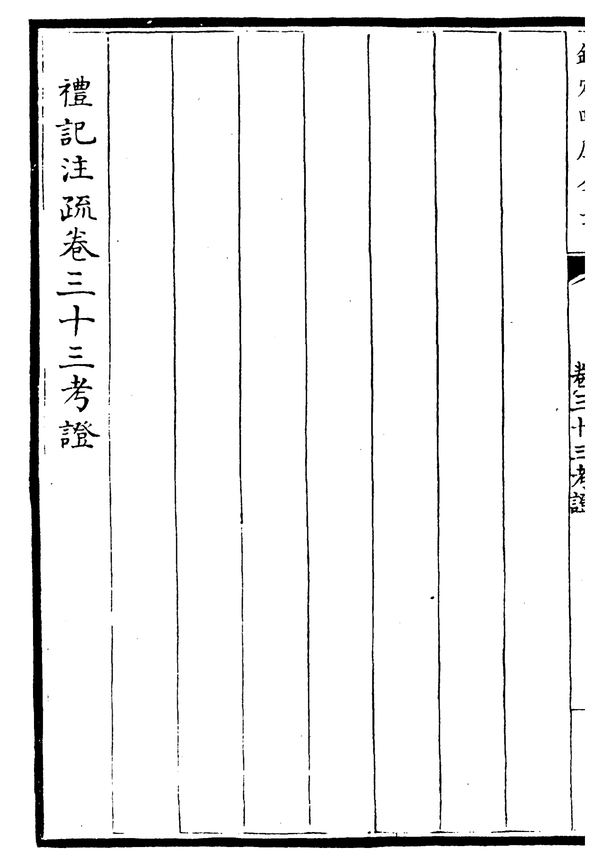
陳器之道多陳之注疏而遺死者謂之就者○按當作

凡遺死者謂之就器此文而字者字並誤

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顧炎武曰姑在為夫杖

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二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顧炎武曰無主則不成喪故女子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杖明無二杖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十九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黄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音義不王如字又于況反下同禘徒細反下同大微音泰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爆必遥反樞昌朱反紐女九反拒俱甫反汁本又作叶戶牒反汎配芳劒反

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音義省舊仙善反案爾雅云省即訓善息靖反無煩改字祫徐音洽難乃旦反壇大丹反墠音善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

義各隨文解之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諸侯及其太祖者太祖始封君也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太祖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者省善也干空也空祫謂無廟也大夫士知識劣於諸侯故無始封之祖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為君所善者則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為祈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對諸侯為言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注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云王者

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黄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鉤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蓋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案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無墠而此言墠者通言耳或通云上士二廟一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為墠而祫祭之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注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

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音義逡息俊反注同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注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音義追王于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著知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事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

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
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歴
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
之尊也注正義曰知郊闗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
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闗亦有館
舍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
問篇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
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
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
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周
頌所云謂周公攝政之年祭清廟此經遂奔走謂武王
伐紂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
知執豆籩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
率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
奔走執豆籩而皇氏云爲柴祈奠于牧室之時諸侯執
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與武成異其義非也案此武王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業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耳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大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玄王與此同矣文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殷紂尚存即爲早所以早稱王者案中候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於時爲早於年爲晚矣故周本記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王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注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音義禰本或作祢年禮反繆音木別彼列反下至其庶姓別文注並同繆讀莫侯反又音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治祖禰尊尊也者治猶正也上正治祖是尊其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者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者謂旁正昆弟適遠疏也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道義之理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注且先言未遑餘事音義聽體寧反與音預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注功功臣也存察也察存仁愛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注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音義贍本又作贍食艷反紕匹彌反徐孚夷反又方齊反繆音謬本或作謬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注人道謂此五事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注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旂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褘音義量音亮注同正音征徽諱韋反械尸戒反別彼列反稱尺證反褘許韋反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注四者人道之常音義長長並丁丈反後除注建者長並同別彼列反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及有可變革之事各隨文解之云所且先者五謂聖人即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

之事也即下文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言民未行也以治親報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一曰治親者此治親即鄉者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二曰報功者既已正親故下又報於有所功勞者使為諸侯之屬是也緩於親親故次治親三曰舉賢者雖已報於有功若巖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舉而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四曰使能者能謂有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也輕於賢德故次之五曰存愛者存察也愛仁也治親報功舉賢使能為政既足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五者一得於天下者謂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贍者贍是優足之餘也五者一物紕繆者謂此五事之中但有一事紕繆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得以理壽終而死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者人道

即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先以此為始故云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者此一經至與民變革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隨民與變改革也權謂稱錘度謂丈尺量謂斗斛也言始有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文章者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隨寅丑子所損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徽號者殊別也徽號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異器械者器謂輵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者結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末故可變革與民為新亦示禮從我始也注正義曰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是也云服色車馬也者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車之與馬各用從所尚之正色

也云微號旌旗之名也者謂周禮九旗是也然九旗之外又有小旌旗故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與此同也鄭引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是微號與此同矣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注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為子取而自納焉**音義**際音祭著知慮反為于偽反下相為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

名明男女有別之事各隨文觧之同姓從宗者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者謂合聚族人親疎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己姓之妻繫夫之親主為母婦之名夫若為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滛亂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皡之所賜也黄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

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

之生壽及朔又昭十九年左傳楚平王郥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為太子建取秦女而美平王自納之是其淫亂之事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注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己倫以厚別也音義屬音燭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

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音義嫂本又作㛐悉早反遠于萬反下同復扶又反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注人治所以正人令力呈反音義治直吏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本無昭穆於已親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其夫屬乎父道者道由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即已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者謂其夫隨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即謂之為母也來嫁於已之子姪之行即謂之為婦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一經論兄弟之妻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為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為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為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為母號故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

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為母也然弟妻既得為婦兄妻不可亦得為母者然弟小於已妻必幼稚故可得謂之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為母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已相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為母且弟妻既為婦兄妻又為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為父子之例故嫂不可謂之為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為兄妻之號也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得不慎之乎言須慎名也注正義曰云母婦無昭穆於此者此謂已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為婦或為母先無昭穆於已之親族云統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繫統於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者謂之為母者則尊敬之謂之為婦者即卑遠之既尊卑懸絕明知非已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別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既淫亂易生為無相分別也言不可者謂嫂不可為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

謂之嫂者兄妻在己之列謂兄弟之妻在己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云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為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為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注喪服亦云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婦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注正合無相違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煩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其成親為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疎遠之云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恩親不接故云遠於相見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音義免音問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注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别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氏所由生音義戚千歴反單音丹昏姻如字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注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别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音義繫音計又户計反别皇如字舊彼列反注及下同綴丁衛反連合也食音嗣定

繫戶計反一音計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各依文解之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者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故緦麻服窮是四世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為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者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者此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為宗是別於上也而戚單於下者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為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高祖以上復為五宗也婚姻可以通乎者問者既見姓別親盡雖是周家婚姻無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前文

記者以殷法而問周此經記者以周法而荅問言周法婚姻不可通也繫之以姓而弗别者周法雖庶姓别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别若姬氏姜氏太宗百世不改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者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言雖相去百世而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言周道如此異於殷也是不許問者之辭也注正義曰問之者是記者以殷法而問周五世後昏姻可以通否云玄孫之子姓别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為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别於上庶姓為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云姓氏所由生者據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為氏姓故云姓氏所由生姓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云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黄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黄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為正姓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

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也者以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云小史掌定繫世者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故云定繫世辨昭穆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音義夫為妻于偽反下至其義然也注皆同 疏正義曰此經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也四曰出

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五曰長幼長幼者長謂成人幼為諸殤六曰從服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注正義曰案從服有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注子為母之黨有徒從注臣為君之黨有從有服而無服注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注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注夫為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注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疏正義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别有六種有屬從一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為其支黨鄭云子為母之黨是也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二也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為君之黨鄭亦畧

舉一條妻為夫之君妾為女君君之黨庶子為君母之親子為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其妻為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被君厭為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為妻之父母妻自為其父母期為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為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問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為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猶用也率

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然如是也音義上時掌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也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云名曰輕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者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也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於祖與父母互有輕重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然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嚴以上漸宜合輕父為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言其事合宜如此矣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

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為恩深故亦然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音義別彼列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既管領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注正義曰不敢計己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令遠自卑退是殊別嫌疑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注明猶尊也一統馬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其士注死為之為其妻為之大功不相為皆同辟音避別子為祖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注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音義適丁歷反下文及注皆同繼禰者為小宗注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

敬宗尊祖之義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别子别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别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疏正義曰上經論人君絶宗此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各依文觧之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嫌祖禰俱不祭但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故有不祭祖不祭禰之文此則總而言之故直云不祭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祭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不繼祖與禰此文簡畧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别子為祖者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别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

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為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為祖也繼別為宗者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也族人與之為絶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者為小宗者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有百至義也者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大宗也云有五世則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覆明大宗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覆明小宗五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者此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注正義曰別子謂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為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

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
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者解經宗其
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
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自
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恒繼此別
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
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是小宗定稱在於繼禰今此經
云宗其繼高祖者緣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
宗也云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
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禰者為小宗鄭釋此意
先云繼禰者又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
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為別子適子之弟所生
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
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
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禰為小宗是
高祖與禰皆有繼文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

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注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疏正義曰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各依文解之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宗

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音義唯已音紀疏正義曰此一節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也公子有宗道一句為下起文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為宗敬之道公子之

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
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
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
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兄與庶公子為宗
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
人所生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為庶公
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注正義曰云
公子不得宗君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
云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
其公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為之宗使
宗領之也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
母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
如大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之正本是别
子之適今公子為大宗謂禮如之耳非正大宗故云如
也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
以其為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云

為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為大宗則不復立庶為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者此則庶子為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為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為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為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莫之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宗鄭於此注遙釋前耳

絶族無移服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音義移本或作施同以致反移猶旁也**親者屬也**注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踈踈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絶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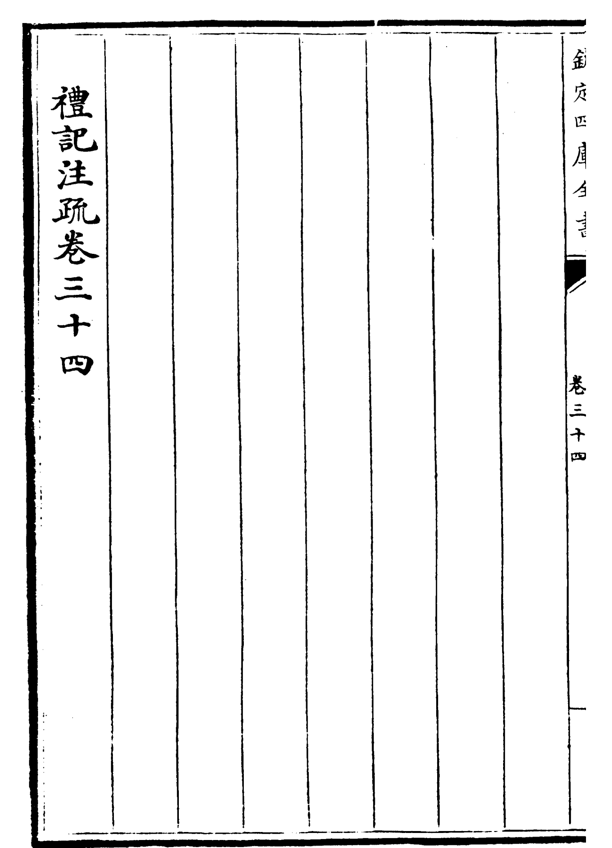
屬既絶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親者屬也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服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注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注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音義罰中

丁仲反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乎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音義斁音亦厭於豔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親以至尊祖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人故宗廟嚴社稷重乃至禮俗成天下顯樂而無厭倦各依文解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親不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于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尊祖故敬宗者祖既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胄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

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
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者此以下並
立宗之功也始周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
於社稷保重也重社稷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
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
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刑
罰中故庶民安者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安
故財用足者民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
也財用足故百志成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
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也百志成故禮俗刑者刑亦成也天下既足
百志又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
禮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長為民
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
也者此周頌清廟之篇祀文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
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文王豈不承先父之業

乎言承之矣無斁於人斯斁厭也文王之德既能如此無見厭於人謂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詩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荅炅模云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考證

大傳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注文王稱王早矣云云○臣召南按謂文王及身受命稱王者漢儒之誣也此文明言追王足以正之但與中庸亦微有異據中庸則追王文王者武王之事追王太王王季者周公之事非同在一時也據此經則並在武王克商時矣孔疏謂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說尤為無謂

蓋此經順便總言中庸又分敘次第耳

改正朔疏隨寅丑子所損也○損字當作建

異器械疏器謂䡨豆房俎○䡨字當作楬

同姓從宗合族屬疏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此字當作必

又疏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按當作若子孫雖為卿刊本誤耳

五曰長幼疏幼為諸殤○為當作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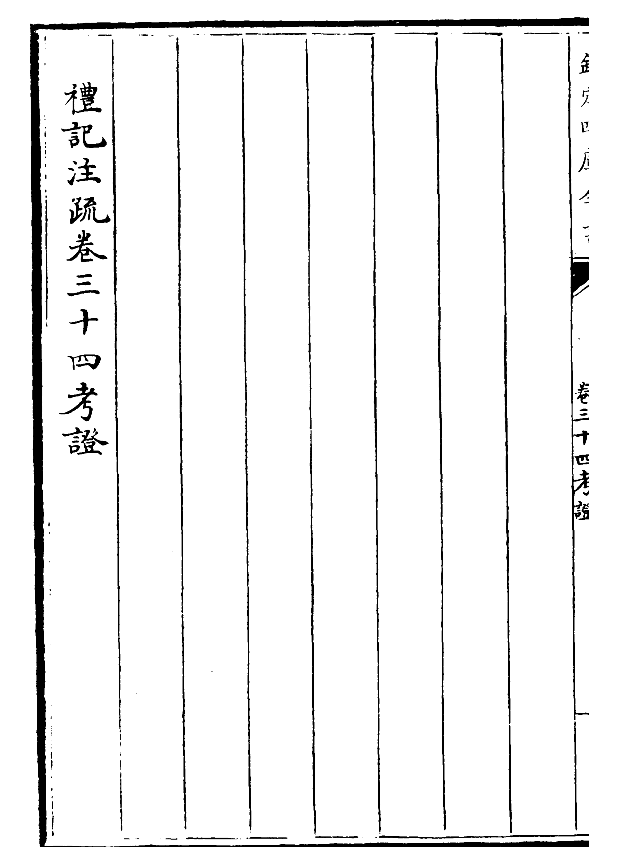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疏○王氏曰詳注意以十一字為句然位也當自為句盖族人不敢戚君者限於位也 臣召南 按後文公子有宗道疏云公子不得宗君者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是疏讀亦從君字絶句詳味注意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句自戚於君句位謂齒列也句亦自可讀但本疏意自連十一字為句耳

愛百姓故刑罰中云云○ 臣召南 按此下極言宗法之

善足以化民成俗而登至治非泛言政教也孔疏太迂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注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云云疏詩箋云云○臣召南按清廟之詩周公所作以歌詠文王之德也此注言文王之德甚顯甚承於義甚確詩箋乃云周公祭清廟是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志則周公作詩乃以自賛有是理乎鄭箋詩雖在注禮之後然其說不及此

注遠矣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四行疏及除脫之義刊本監本毛本除訛餘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六行疏苴經刊本苴訛首前七行同今並改

後六行注皆上二事也下脫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十字又七行其故帶也下脫所謂易服易輕者八字字據毛本補

第五頁前六行疏而待哀殺也刊本待字下衍齊

字衰譌衰今刪改
第九頁前二行疏祖之兄弟也刋本祖譌祔今改
前五行疏若夫祖無妄刋本夫譌太今改
第十頁後八行疏三條也者刋本三條譌云即據
宋本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疏而宗不可絕刋本不譌大今
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疏不得持即位刋本持譌特據

毛本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疏國君於其臣弁經刊本弁訛

皮今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疏而省納之可也者刊本納訛

約今改

卷三十四第三頁後一行疏乃追王大王名亶父

者刊本父訛交今改

第四頁前四行疏父為士刊本士訛上今改

第八頁前六行疏若子孫不為卿刊本不訛若今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疏有合會族人之道諸本會訛食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疏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諸本士有訛小宗據宋本改

第十八頁前五行疏鄭於此注遥釋前耳諸本遥訛宗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